

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項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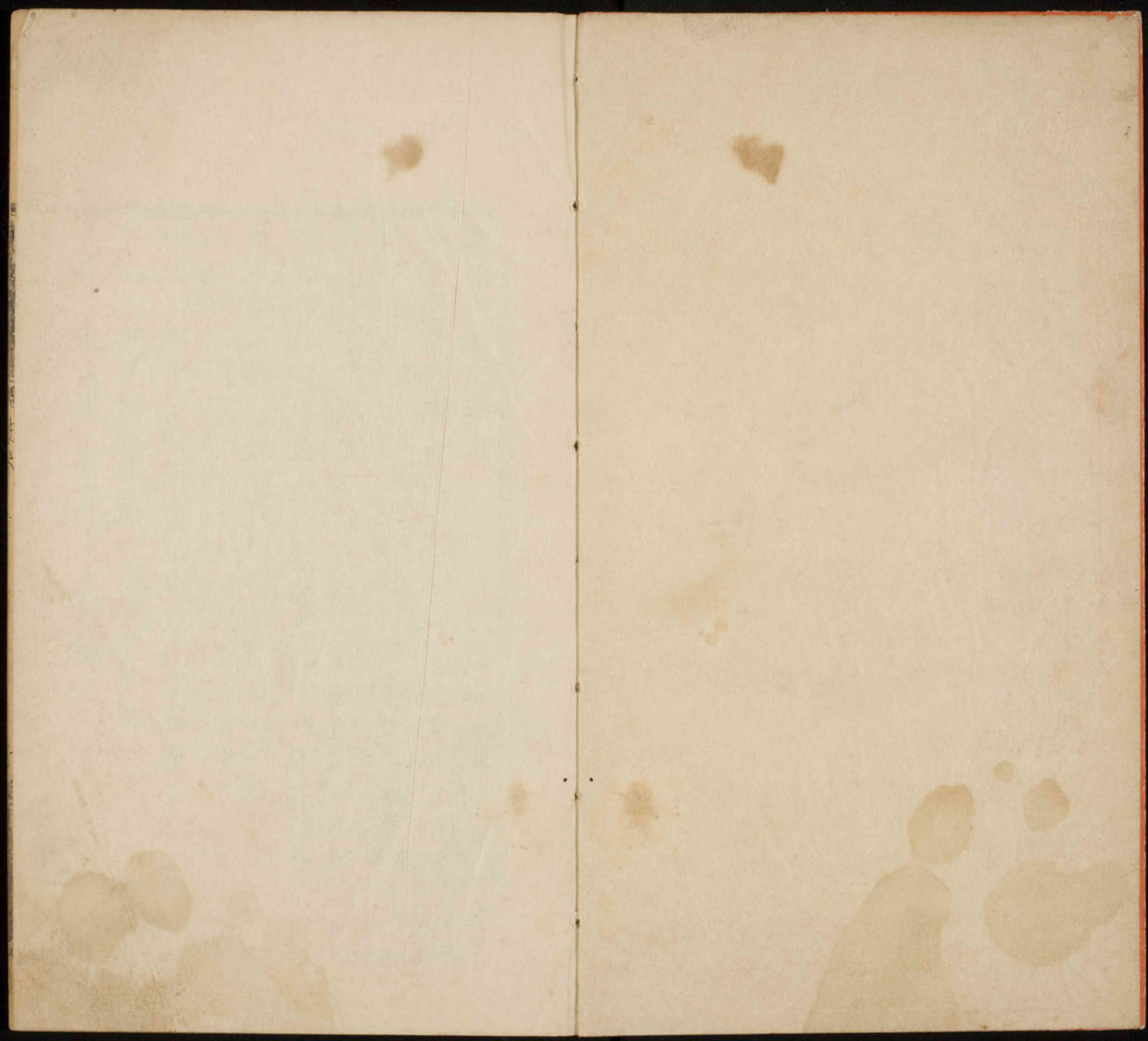
七

史記

卷六之七

本紀六之七

共三十四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索隱曰

莊襄王者

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

莊襄王為秦質子於

趙見呂不韋媼悅而取之

索隱曰按不韋傳云不韋陽翟歌舞有媼而獻於子楚

善歌舞有媼而獻於子楚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

索隱曰系本作

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

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後以始皇諱故

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

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

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

并天下李斯為舍人

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

蒙騫

王齕庶公等為將軍

徐廣曰一作齕。應劭曰庶秦邑。索隱曰蒙騫齊人。蒙武之父。蒙

恬之祖。王齕即王翳。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庶公蓋庶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曰齕魚綺反。庶彼

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騫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

正義曰卷立負反

斬首三萬

三年蒙騫攻韓取十三城

王齕死十月將軍蒙騫攻魏

氏

徐廣曰賜音場。賜音賜。隱曰音賜魏之邑名。歲大飢。

四年拔賜有說

二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

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大疫百姓內粟

千石拜爵一級

秦紀

五年將軍騫攻魏定酸棗

地理志陳留

燕虛長平

徐廣

作千駟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索隱曰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

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

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

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

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秦

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正義曰彗將

軍騫死以攻龍孤慶都

徐廣曰慶一作庶

還兵攻汲彗星復見

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

正義曰蟜紀兆反

將軍擊趙反死屯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將軍壁死，自殺壁壘之內。卒屯留蒲

鷓反戮其屍。徐廣曰：鷓，一作鷓屯留。蒲，皆地名也。壁

高，音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

而膠毒。正義曰：上，即此。封為長信侯子之山陽地。

去膠毒。正義曰：上，即此。封為長信侯子之山陽地。

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

圍馳獵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

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曰：垣，音袁。四月上宿

雍。蔡邕曰：上者，已酉。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長信

秦紀

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璽，音信也。及太后璽以發縣

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

志：斬年宮在雍。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索隱曰：昌

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以為前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戰咸陽，斬

首數百，皆拜爵。及官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

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

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內史肆佐弋竭。秦時少府有左

弋，漢武帝改為攸飛掌弋。射者。正義曰：弋音竭。中大夫令齊等。正義曰：中大

齊名二十人皆梟首。木上。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

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及奪爵，遷

蜀四千餘家。房陵。正義曰：房陵，古楚漢中郡地。四月

寒凍有死者揚端和攻行氏索隱曰端和秦將行氏魏邑彗星見西

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

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太王

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立茅焦為傅又爵之

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

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

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

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

秦紀

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

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

也長目鷲鳥膺正義曰鷲鳥鷲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

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曰易以政反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

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

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

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揚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撩

揚徐廣曰撩音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

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秩什推二人從軍索隱曰言王翦為將軍中皆歸

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

陽地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力禁反臨

逐出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正義曰上時掌反若

遷移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曰若是秦人

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

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

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殺趙將扈

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

秦紀

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

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曰即具韓非使

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韓王

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理志

地動狼孟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假格雅反騰初令

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義曰括地志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韓王安

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

正義曰上都上縣今慈州等是也下井陘服虔曰陘音刑山今為縣端和將河

內羌羗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羗正義曰胡罪反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索隱

曰趙王遷也。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引兵

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

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

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

覺之體解正義曰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

秦紀

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正義曰音奔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

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

王之正義曰王于放反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軍徙於郟

大雨雪正義曰雨于遇反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太梁城壞其王請

降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正義曰秦

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也

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

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正義曰昌平也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曰燕王喜之五十年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正義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降越君正義曰降閩江反楚

南地降越君置為會稽郡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

秋祭酺為人物災言之神蘇林曰酺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正義曰音升發兵守其

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索隱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虜荆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王建○正義曰齊王建之二十四年齊國亡秦初并天下令曰令

力政反乃今丞相御史曰異白韓王納地效璽正義曰效猶至

見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

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

約盟故歸其質子正義曰質音致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

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

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

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

長沙縣是也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

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

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

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顛宗廟之靈六王

秦紀

秦紀

秦紀

秦紀

秦紀

秦紀

聊獨言敘
心方言曰
小

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

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

之率故稱大夫也○索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

兵徵同制故稱廷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

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階側以戒不虞謂之階下

者詳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

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呂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

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索隱曰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

泰皇一云泰皇大昊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

秦紀

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天子自稱曰

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

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

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

謚法謚法周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正義曰二世三

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

索隱曰音張戀反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

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

采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勝申證

周禮開土泰皇以三五
新莽推三五于歲歷紀不
明帝結三百年期其為一也
漢世社日月稷一日年敬遠期
十歲于真帝王之言哉

曰下為

德能滅火者水也故方今水德之始索隱曰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秦皇因改年始朝賀正義曰周以建亥之月為正故自謂為水德也改年始朝賀正義曰周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朔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正義曰旄音月而朝賀音其周禮云折羽為旄熊虎為旗旄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常昭云節者山國用入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皆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為之皆上黑正義曰以水德屬北方故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六故以六為名索隱曰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六故以六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之始剛毅矣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於是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

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正義曰置主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正義曰易職反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關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大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

孔穎達曰：「秦以黑也，凡民以黑中，後頭改謂之黔首。」

與內史為三十六郡。正義曰：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百郡，故左傳云：「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三十六，郡置守尉監。」
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黑也。」
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徐廣曰：「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入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推破銅人十及銅鑄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陽，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劉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
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其記反，朝鮮音朝，鮮音仙，海謂渤海。南至揚台，蘇等州之東海也。暨及也，東北朝鮮國，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
西至臨洮，羌中。正義曰：洮

秦紀三

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羌中從臨洮西南，方州按松府以西，並古羌地。
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門比戶，以向日，劉逵曰：「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曰：塞先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
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臨渭。漢武帝特別名渭城。
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長安西北，臨渭。漢武帝特別名渭城。
周閣相屬。正義曰：復音福，屬之欲反，廟記云：「北至九變，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地，木衣文綺，所得諸侯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忘歸，猶不能漏及。」
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正義曰：北地。正義曰：北地出雞頭山。

正義曰柘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
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鄠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按原
州高縣西百里亦有筭頭山在所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
在京西北八百里黃帝雞山之所
馬康曰回中在北地○正義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
宮為極廟象天極索隱曰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
朝天官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
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應劭
云謂於馳道外築牆
天子於中行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
曰馳道天子之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
馳道於天下東極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濱
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
築其外隳以金推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常昭曰鄒魯縣山
在其北○正義曰
嶧音亦國系云鄒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
縣南魯公改鄒作鄒其山遂從邑變也立石與魯
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正義曰晉大康地記云
為壇於大山以示增高

秦紀

祭天

也為埤於梁父以祭地示增高也祭尚文酒而俎魚俎
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大山之上高
二丈一尺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正義曰大山一
廣三尺
在兗州博城縣西北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頭百四十
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
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玉石及有長津甘泉仙人室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
張
妻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異近神靈下
也賈曰積土為封謂真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
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正義曰封作
復復音福
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賈曰古者聖王封泰山
禪亭亭或梁父皆大山下小山除地為埤祭於
梁父後改埤曰禪○正義曰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
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索隱曰此泰山刻石銘其詞每
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下之采闕
石會稽三銘皆然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周不賓服親
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正義曰從
財用反

碣

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
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
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
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
徐廣曰隔一作蔽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
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勃海反過黃腫
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正義曰腫逐瑞反或作腫
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黃縣東南古萊子國也年
平縣城在黃縣南十三州窮成山登之果地理志之果
志云年平縣古腫縣也窮成山登之果山在腫縣○
正義曰果音浮括地志云之果在萊州文登縣東北成
山在文登縣西北窮猶登極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日陽
主祠之果七日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立石頌秦德
又云之果山在海中文登縣古腫縣也立石頌秦德
焉而去南登琅邪正義曰今兗州東所大樂之留三月

秦紀

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

地理志云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索隱曰

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間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邪臺○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有琅邪臺故吳春秋越王句踐徙都琅邪復十二歲正義曰復

音福復三萬戶徙臺下者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索隱曰二

韻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夫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在傳

集器械一量正義曰內成曰器甲冑兜鍪之屬外成曰械弋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之義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曰陵作凌猶歷也經界也

德下得

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正義曰方伯

分職諸治經易正義曰言方伯分職舉措必當莫不如

畫正義曰畫戶封反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

踰次行正義曰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

怠荒遠邇辟隱正義曰辟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

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去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

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以銷兵革正義曰革六親相保終

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

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

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索隱曰叶韻夏音戶下無不臣

秦紀

字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

侯張晏曰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

侯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

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

也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林

夫趙嬰五大夫楊摎正義曰摎從與正義曰從才用反

下十人從始皇威與始皇議功德於海議於海上正義曰過

上立石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

謂王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

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

明假威鬼神

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

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

蓬萊方丈瀛洲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魯有至者諸

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

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悲

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

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正義曰徐市發童男女

曰括地志云瀛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

入海求仙人正在此洲其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

稽市易者吳人外國圖 始皇還過彭城

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也

州

去琅邪萬里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三子曰

齋戒禱

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

水之衡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南郡

正義曰今

南郡入武關至咸陽

浮江至湘山祠

正義曰括地志云

陰北舜二妃之神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

山湖因山名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山

南故言湘

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

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索隱曰列女傳亦以

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是

堯今此文以湘君為堯女是摠而言之也

於是始皇

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正義曰上自

南郡由武關歸

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

關在浙西百七十里弘農界

正義曰武

關在商州商洛縣東春

秋時少習也社張云習商縣武關也

武關也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

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

正義曰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

眾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曰中

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仲月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眾臨照于

海從臣嘉觀正義曰從才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

六國回辟貪矣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

揚武德義誅信行威輝旁達徐廣曰輝莫不賓服烹滅

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求為儀

則大矣哉字縣之中字字苗承順聖意索隱曰協羣臣

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

秦紀

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眾昭臨朝陽觀望

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

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畱害絕息

求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曰怠協

訓慕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怠與臺為韻作立太義昭設備器成

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

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

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眾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索隱曰

也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曰

蓋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魯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

實田者師說云今實檢之

昭下照

蒙下蒙

茅溪字初成或云溪仙術初成
者非也

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
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
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
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云
夏曰清祀穀曰嘉平周曰大蜡亦賜黔首里六石米二
日臘秦蓋改周臘而從穀之號
羊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與武士四人俱
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謂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
地志云蘭池波即古蘭池在咸陽縣界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幸昭曰高
古仙人高
誓正義曰此一刻碣石門徐廣曰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正義曰此一頌三句為韻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
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正義曰復音福言素以
武力能殄息暴逆以文訓道令無罪失故復
除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秦紀

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正義曰墮許規一反毀也
壞音怪圻也音明怪反
自類也也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正義曰
繇音遙
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又
並來由徐廣曰久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
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
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正義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
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
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
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
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
三十三年發諸賞捕亡人贅壻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
就其婦家故曰贅壻
賈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
陸其性疆梁故曰陸梁為桂林韋

常通

曰今鬱象郡常昭曰南海正義曰即廣州南海縣以適遣戍徐廣曰五

十萬人守五嶺正義曰適直華反廣州記五嶺者大

東音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

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正義曰山名在

對若關甚高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築亭障

呂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實之初縣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

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

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

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

秦紀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

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

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

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

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正義曰拂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

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

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

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明主有曰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其博士官所藏則改在項相焚秦宮室皆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各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
國學紀聞子孫誦讀書秦教愚兵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麻東商高故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正義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正義曰偶對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

秦紀

不燒黔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字令二以吏為師制曰可徐廣曰一無法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

通甘泉甘泉山埋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主

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

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宮四阿旁廣也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阿房後為宮名

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索隱曰謂為復道渡渭屬咸陽也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

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

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

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官刑一

百曰隱宮下蠶室是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

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

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

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正義曰麗音離五萬家雲陽皆不復

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

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

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

濡入火不爇

正義曰爇而說反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

秦紀

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

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

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

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

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

徐廣曰在好時○正義曰括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

西駭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

後換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洩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

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

說苑曰

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侯生韓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七十人

特備負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正義曰樂五孝反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

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云并

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不驗輒死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

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

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歲奏請秤日夜有呈不中

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

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

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

求奇藥徐廣曰一云今聞韓衆正義去不報徐市等費

秦紀

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盧生等

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誅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

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詿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

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

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徙

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

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

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

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

史遂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
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正義曰傳
力呈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
日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反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
池君也張晏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君鑄鑄池君則武王
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索隱曰因言曰今年祖
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
龍死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
象君之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
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
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

秦紀

家

正義曰謂北河勝州也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舜於九疑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

浦

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

誤即

此州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至錢唐

正義曰

錢唐今杭州縣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上

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

索隱曰三句為其文曰正義曰其碑見在會稽山

四寸畫如小指圓鑄今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
 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追守高明索隱曰今檢會稽刻石文
箱字作道雅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正義曰碑文作畫章
 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
 衆自彊正義曰碑文作率衆邦彊暴虐恣行正義曰行平聲負力而驕數動
 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
 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
 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
 隱情節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正義曰省音山景反省過也有子而嫁倍
 死不貞防備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殺索隱曰殺

秦紀

音加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寄殺之猪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
 不得母正義曰言妻奔夫逃嫁子乃失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
 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正義曰令力呈反
 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
 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
 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正義曰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並海上北至琅邪方
 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
 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
 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
 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入海者齋捕巨

輕會元自鳥昆切說文卧車也廣與輕輪車因載喪飾以柳翠等遂名喪車

秦紀

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山在萊州弗見至之果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代儼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正義曰指音館又古患反故幸官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官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官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

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至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鄠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銅鑄鑿塞○正義曰而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正義曰言象內作宮觀及百官位臧才浪反次奇器珍怪徒滿象中臧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

至下從

灌輸正義曰灌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

徐廣曰人魚似鮓四足。正義曰廣志云鮓魚聲為小兒啼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

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錐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

則火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

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眾葬既已下或言工

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泚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

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

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

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

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

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

毀正義曰軼徒結反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

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曰雍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

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

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

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

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

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

皇所立刻石石旁著正義曰著丁畧反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

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

秦紀

書

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
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黃曰御史大夫臣
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
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
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
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
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
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
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
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
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

秦紀

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
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

過連逮少近官三郎

索隱曰逮及也謂連及俱被捕少
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

郎議

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第三

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

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不敢不

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

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

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

昆第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為

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

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
 罷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
 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盡徵其材士正義曰謂材官殿張之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
 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輸菽粟芻藁皆
 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七月戌卒陳勝正義曰勝音升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
 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
 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
 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
掌賓贊受事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

秦紀

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
 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服虔曰儋音真擔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孟康曰水名

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曰少府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鄠

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
 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

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城父乃亳州所理縣也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

破正義曰城父乃亳州所理縣也

云在陝州桃林縣東南

項梁定陶

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

滅魏咎臨濟

正義曰今濟州縣

楚地盜

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正義曰鉅鹿地名

云邢州平鄉縣城

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

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朕兆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

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秦紀

秦紀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

索隱曰采木名刮音括

茅茨不翦

飯

徐廣曰飯器謂之籃

燬土形

如淳曰土形飯器也

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

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

學反○正義曰又苦角反言堯舜之儉

禹鑿龍門通大

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

決河亭水

正義曰決河亭壅水又云亭平也

放之海身自持築甬

正義曰甬初洽反鑿謂之甬

脛毋毛臣虜之勞

不烈於此矣

正義曰烈酷也

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

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

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

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

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
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
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
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
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
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
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
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
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趙高欲為亂恐群
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

秦紀

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
高或言鹿者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
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
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
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正義曰氐丁禮反畧也
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
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云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
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

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
 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
 內應徐廣曰一云趙成詎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
 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
 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
 外周千廬內傳薛綜曰士傳宮外內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
 樂遂斬尉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官者大驚或走或格格
 者輒死死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
 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
 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
 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聞樂前即

秦紀

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殺誅
 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
 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
 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
 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
 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
 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
 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
 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
 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

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詳音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轂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

秦紀

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而羞與之作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

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

耰白挺徐廣曰耰田器音憂○索隱曰徐以耰為田器非也孟康以耰為鋤柄蓋得其近也望屋

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

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
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謂之英○索隱曰謂武臣田儉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
軍之衆要市於外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以二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
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
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秦紀

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
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
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
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
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
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
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
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
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
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

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
 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
 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
 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
 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
 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
 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
 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
 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
 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

文惠注秦至孝公益強盛故
 志之崤山秦塞也並谷關名
 擁抄也

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括囊括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索隱曰商君衛公孫鞅仕秦封於商號商君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索隱曰高誘云合關東從道之秦故名曰連衡也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
 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重士約從離衡索隱曰言四君為其國結約為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

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爲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爲九國其三國蓋微又土前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齊明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曰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仕秦陳軫夏人仕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吳起孫臏帶佗兒良以客禮待之以爲亞卿翟景未詳王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索隱曰吳起衛人後去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道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

秦紀

文是內作楷佳大楷曰楷

率割言如屬宰之割肉

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猶也因利乘便率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日孝公惠文王武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拊以鞭笞天下徐廣曰拊拍也音府○索隱曰賈本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常昭曰越有百邑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也殺豪俊收天下之

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

登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

索隱曰崖浩云何或為呵漢書儀宿衛郎天下以定秦

王之心自以為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

曰以繩係戶樞也孟眊隸之人如淳曰眊古而遷徙之

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

時皆辟屈在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

秦紀

為兵擗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

函之固自若也常昭曰殺謂一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耨及

曰擾推也非鏃於旬戟長鎗也徐廣曰鏃一作鉞駟案如

下有鐵橫方上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

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夫謂陳涉七朝言李公至
始皇凡七世

以下已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
 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索隱曰按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兼并諸侯為下篇鄒誕生云太史公刪賈誼過秦論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辭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殺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不同也今頗亦不可分別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
 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
 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
 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
 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
 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
 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

秦紀

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
 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
 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也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索隱曰趙
 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
 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
 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

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
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
窮困之士輕賦小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
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
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
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
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更始作
此上五字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
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
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

秦紀

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
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
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
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
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襄公立
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索隱曰此下重序列秦
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
當據秦紀為說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生文公
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立十三年死
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索隱曰作廊時生
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

之下定

三十一

新邑死葬衙地理志馮翊有衙縣○索隱曰憲公徙居平陽葬西

山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索隱曰一

葬衙本庶長弗忠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行葬

衙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

葬宣陽聚東南索隱曰紀云葬平陽初以人從死三庶長伏其罪德公

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

初伏以御蠱索隱曰二年初伏本紀此已下君葬絕不言宣公享國十二年

居陽宮葬陽索隱曰四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

之徐廣曰之一作走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

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守

寧謂學於守門之人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

秦紀

學著人

惟謂秦本戎服而看華服云

高寢葬均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

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大寢葬義里立北

生景公索隱曰一作僖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

葬丘里南正義曰一作二生畢公徐廣曰春畢公饗國三十

六年正義曰三葬車里北生東公東公不享國死葬左

宮生惠公正義曰十年葬車里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

康景公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曰雍本葬僖公

西城雍生刺龔公正義曰刺一作利刺龔公享國三

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索隱曰又作趨公○正

悼公懷公正義曰四年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懷公

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圍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
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
字立十年表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
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悼子即刺襄公子懷公
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生惠公其七年百姓
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圍索隱曰王助案紀年
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索隱曰
辭即難憑時參異說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索隱曰
少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子
稱元獻公立二十四年葬昭圍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
年索隱曰本葬弟圍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
文王饗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

秦紀

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
九而立立三年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芷陽索謂曰
本紀曰四年而立葬而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
莊襄王享國二年葬芷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
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
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
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
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
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
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
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

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
饗國三十七年葬鄠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
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
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

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年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

孝明皇帝正義曰班固典

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孝明帝訪班固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索隱曰周曆已

秦直其位得在木之間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

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

秦紀

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相生者為母出者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
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
相代不母承其子也諸侯年十三○索隱曰始皇名政是呂不并兼天下極
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於後主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啗參伐佐攻
驅除正義曰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者乃距之
稱始皇正義曰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鄠山未畢復作阿
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
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
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正義曰言胡亥藉帝王之
既深篤以至滅威器殘酷暴虐滋已惡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使之
亡豈其虛哉

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正義曰王冠佩華紘車

黃屋蔡邕曰黃屋者善以黃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

恍惚失守偷安日自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

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翹

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

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代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宗廟血食自歸也正義曰嚴音莊

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日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

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頹衆瓦解散也雖

秦紀

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白之孤正義曰謂子嬰

復責小子正義曰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

紀季以鄰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鄰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

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

義備矣徐廣曰莊固典引曰哀平十七年詔問巨毋木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巨對賈誼言子嬰得中

此言非是

索隱述贊曰

六國陵替

二周淪亡

并一天下

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
 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
 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
 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正義曰櫟音藥逮音代乃請斬蘇林曰斬音獄掾
 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
 櫟陽獄從勸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
 鼎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
 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索項梁殺
 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
 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
 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
 浙江在今錢塘湖音折音灼音逝非也蓋其流幸昭曰
 由并莊子所謂剡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

在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
 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常昭曰扛舉也○索
 對舉也扛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懼籍矣秦二世元
 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其九月會稽
 守徐廣曰兩時未言大守○正義曰守音符通謂梁曰
 正義曰按言限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
 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請先舉
 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與為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正義
 日張晏云項羽殺朱義時桓楚為使懷王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
 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
 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

召籍入須臾梁駒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

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一府中皆懼伏索隱

曰說文云驚失氣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

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

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

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其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

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

如淳曰徇音撫徇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正義

曰揚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

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拜

項籍紀

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劉案應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

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

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

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

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

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謂士卒皂巾若

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

謂蒼頭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

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

烏所 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
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
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張嬰曰陳嬰母潘雅人墓在潘雅
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
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
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
將軍 服虔曰英布起於浦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
按布姓英各錄之後後以罪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常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
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黑布初起於江湖之間 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
軍下邳 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下邳當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
是時秦嘉 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 已立景駒為楚主 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

項籍紀

名軍彭城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 欲距項
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
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
走追之至胡陵 鄧傳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 嘉還戰一日嘉死
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
而西章邯軍至栗 徐黃曰縣名在沛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
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走胡陵項梁乃引兵
入薛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 誅雞石項梁
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正義曰許州襄城縣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
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 索隱曰音勳絕之勳地理亦居

巢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年七十素居家好奇

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善作云固宜夫

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

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駢案文穎曰南

道士識廢與之數知士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者

亡秦必楚也項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士秦也○

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界楚師于三

戶杜預註云今卅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

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潭水津也孟康云津俠名也在鄴

西三十里若地志云濁潭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

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發

與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如淳曰蠡起猶言蠡

項籍紀

老午言其多也○正義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蜂之起交

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

橫為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

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月從民所望也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正義曰亢音剛又若浪反父

與齊田榮司馬龍且正義曰且音甫格地志云亢父故城在

大破秦軍於東阿田

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

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

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

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正義曰下使色吏反趣音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索隱曰高與國同福之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如依春秋款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也以除己害遂不殺欲以要脅田假而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正義曰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若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曰若沛公項羽乃攻定陶正義曰

項羽

古本漢書北作比歟

徐漢書徐行漢

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正義曰離丘今河南大破秦軍斬李由李斯子還攻外黃正義曰若地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

史記卷六

六

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

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

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邯軍其南築

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陳餘為將將卒數

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

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

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

長蘇林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

項羽

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

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

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

卿子冠軍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

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索

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在里則安陽在里俱在河南顏

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

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故城是也

氏為楚立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

○正義曰指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

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

軍鉅鹿南築甬道河爾王離項羽數絕甬道王離軍乏

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湛

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濟三日糧不至邢州明

此渡河相州渣河也宋義遺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

項羽

即今鄆州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延之說，在相州安陽縣。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非入齊之路。義雖知送子曲，田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无益為長，濟河絕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蝱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常昭云：蝱大在外，蝱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蝱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蝱之搏牛本不礙破其上之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蝱以言志在大不在小。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蝱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斡之。乃

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齊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

飲酒高會。○索隱曰：皆召尊爵，故云高會也。天寒大雨，士卒

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

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五升器也。○索隱曰：芋，蹲鳴也。菽，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也。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

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

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

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

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

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

得也黃曰小在為技邪柱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
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正義曰使人追
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
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
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救鉅鹿戰少利陳餘乃復
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
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
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
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
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

項羽

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久

惶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

車為陳轅相向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

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

名在鉅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云一名漳水今相持

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

外門為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音

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

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縱能勝高必疾妒吾功

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

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秦隱曰常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

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

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云寧州羅川

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

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

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又

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

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諸侯謂關東諸

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

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

項羽紀

義秦秦壤關東從使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

孰與身伏鈇釱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釱何休云要斬之果崔浩云質斬人楛也又郭注三

莖楛也妻子為膠平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侯軍侯○索

隱曰侯軍侯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

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二

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

也其當為滹案晉八王故事云王俊伐鄴前至梁淇孟

東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關駟十三州志云鄴軍漳南與

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

汧音于郡國志鄠縣有汧城鄠元云汧水出武安山東

南經汧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出懷州

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大破

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

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年七月也。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漢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殷墟于北。汲冢曰：殷墟南去朝歌三十里。是舊朝乎？然則朝歌非殷墟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殷墟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朝州三十里。是殷也。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新安故城在洛州潁池縣東一十三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項羽紀

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阮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之函谷關者也。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西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圖未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

至

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
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沛公
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
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
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素伯後封射陽侯
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
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于為反沛公今事有急亡
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奈何張良曰誰為大主為此計者曰鯁生徐廣曰鯁音士垢反魚名

項羽紀

鯁鯁生鯁音鯁鯁姓也說我曰距關內諸侯秦

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

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

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

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

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

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

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

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

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

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
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
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
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
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
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
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
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博曰亞次也尊敬之沛公北
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謂曰

項羽紀

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
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
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
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
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
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
反肩食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正義曰
允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曰
昌真反項王按劍而跽曰正義曰
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正義曰項王按劍而跽曰正義曰
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

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琕有則與一坐琕有樊噲覆其盾於地加琕有上拈劍切而啖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

項羽紀

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刃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主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
 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主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
 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
 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音虛其反皆歎恨
 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
 散關北蕭關函谷南西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衣
 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休

項羽紀

猴捕猴也。○索隱曰言彌猴不任久蓄冠項王聞之烹
 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
 說者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
 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
 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
 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正義暴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
 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
 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講
 和也是媾之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
 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

正廣曰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

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主王

咸陽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揭里是也常昭曰周時名犬丘蓋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自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

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主

章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

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立董翳為

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

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申陽者服虔曰瑕丘

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

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陽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

以加水趙將

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

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

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

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當陽君黥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子為邢侯左傳云

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

在壽州安豐縣百三十二里李六國臣姓臯 鄱君吳芮

率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 率百越

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

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

夏○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李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俠居至魯

音從字 義帝柱國共敖正義共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

立敖為臨江王

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

都江陵

正義曰江陵荊州縣史記

江陵故鄢都也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徐廣曰都無終

燕將臧荼從楚

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

東王

徐廣曰都即墨○正義曰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瀆舊縣膠音交在

膠水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主都

項羽紀

臨菑

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儉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正義曰菑則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

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夏時有季荊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

姬氏為諸侯國此地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後大公封方五百里

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

濟北王都博陽

正義曰在濟北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

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

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在潁川郡屬豫州

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

南皮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李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

故因環

封三縣

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

番君將梅鋗

章昭曰呼文反 功多故

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

正義曰贊雅傳云淮南北中郡

郡為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丹廣陵為東楚也衡山九江南南齊章夏沙為南楚孟康云舊名江陵為南楚

為東楚也。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為西楚也。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上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海門、沛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在麾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也。

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

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

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

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

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

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

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擊殺之。即墨

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

項羽紀

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正義曰：三齊。田榮與彭越將軍。此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

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

善地，逐其故主，趙主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

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主

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

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

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主。是時漢還定

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主。是時漢還定

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公也時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

項羽紀

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索五諸侯兵徐廣曰

魏河南駟案應劭曰雍翟韓也韋昭曰塞翟殺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廣常昭皆數程塞及殺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殺顏淵意畧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殺也○正義按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今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殺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殺王中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比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立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見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項劫畧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黠發也收謂劫畧收歛也常昭云河南河東河內中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中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

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

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正義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正義曰蕭

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漢軍皆

走相隨入穀泗水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

皆南走山正義曰在彭城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

靈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徐廣曰睢水上徐廣

受浚儀縣葭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其西行至一千

二百六十里者矣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者濟民多殺漢

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正義曰圍漢王

項羽紀

二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

晦徐廣曰窈窈亦作宵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

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

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

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日雖急不

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

食其璞曰其音箕○索隱曰食音異按鄆審趙三人同

從太公呂后間行步微行同義也求漢王反遇楚軍

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也

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也

侯徐廣曰名澤○正義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各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侯其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蓋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也在宋州東一漢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之東一百一十里也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傳音付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戍更五月而休又顏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斯言得之發始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

項羽紀

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亭音帝為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志云鄭大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臯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三城耳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贛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至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范增曰漢易與耳今

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
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大牢具舉欲進之
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
持去以惡食食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
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
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
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
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
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反律浩云
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關驪山在廬州巢縣
東北五里昔范增居北山之陽後佐項羽也漢將紀信
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
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入楚兵四面擊

項羽紀

之紀信乘黃屋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車傳左纛李斐曰
纛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祭也曰以城中食盡
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
走成臯正義曰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
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
大夫周苛縱公縱音七從反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
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
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
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
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

逃音劫曰獨出意○索隱曰音徒涸反漢書逃一作疏字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

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

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輦令其不

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

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

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積音積賜反

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

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

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沐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涸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

項羽紀

西廣武澗遂號東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

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

謂之俎也○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指俎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

子登棠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擗也故李氏云軍中棠擗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

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亦從烹之故

置俎之上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

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

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

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

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

後各云願與王挑戰去雄
冊徒罷天下父子為也

王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字音決雌雄

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

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

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嗔目叱之樓煩目不

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

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

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羊昭曰音往擊之淮陰

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

項羽紀

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

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

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

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

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

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

曰陳留臣黃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

陳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

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

也黃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

其父春秋傳曰初赦之子是也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

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正義曰括地

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

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鄭

地汜瓚曰高祖攻曹谷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

汜水是也○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

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益

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

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

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

上鄭玄曰到音經暴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

故擗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

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漢書音義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

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

請太公項王弟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

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

也○正義曰應邵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

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梁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

梁其一梁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

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梁東經陽武鴻溝而東者為楚項

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正義曰按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

若按說歸太公呂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

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

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幸昭曰凡數三分有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遺唯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曰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大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大康縣城夏后大康所築隋為大康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縣案晉灼曰即固始也○立縣西北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雖名為王未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為所畫經界

項羽紀

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正義曰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音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與相國彭越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為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春縣也城父壽州縣也魯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署殺壽州城父而東北至城下與大司馬周勃等至城下徐廣曰在沛之汶縣汶下交切駟案應圍項羽劭曰城音該李奇曰沛汶縣聚邑名也○索隱曰張揖云城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城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城之

側因取名焉今在壽州真源縣東大司馬周殷叛楚以

十里與老君相接音戶交反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柘北志

豐南百二十里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

曰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

云即至王真蜀為秦將王翦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

應邵云自廬江尋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

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畧得

曰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為歌

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

為楚歌豈亦雞鳴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

虞氏正義曰柘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常幸從駿

項羽紀

馬名騅正義曰音佳顏蜀王云青白常騎之於是項王

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

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

和之正義曰和音胡則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項

王泣數行下正義曰其倚反凡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

王乃上馬騎正義曰騎後同麾下正義麾亦作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

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

屬音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

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

曰左文穎曰給欺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

曰左文穎曰給欺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

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

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

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此遂霸有

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

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

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

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山

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項羽至此

項紀

披彼反棄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

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義曰

俱驚開張易舊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

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

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

曰如大主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項曰在牛渚○

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切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曰漢書所謂

烏江亭長織船以待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檣船待徐廣曰檣音儀一

檣正也孟康曰檣音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索隱曰檣字諸家各以意解爾

鄒誕本作樣船以尚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

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主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

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正義曰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故指王騎曰如淳曰指此項王背之如淳曰曰向不正視也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萬錢也為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吾為汝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也正義曰人舊有恩德於乃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蹂踐

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揚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揚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道應邵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生葛也○正義曰按地理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揚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卅水縣疑赤泉後改封按漢書表及後漢作憲音火志反封揚武為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義曰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於此為唐蔡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也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入後卒皆謚莊侯○索隱曰地志云涅陽故地在鄧州穰縣東北六里李漢舊縣也應邵云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矣楚地皆降漢獨魯不

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

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

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

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

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

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正義曰射音食

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地志挑侯徐廣曰名襄其子

云在射水之陽故名曰射陽也挑侯舍為丞相○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許州城縣東四十里平臯侯徐

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以為挑侯也平臯侯廣

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城在懷州玄武侯徐

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他音徒何反玄武侯廣

曰諸侯表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

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姓

項羽紀

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舜曰蓋重瞳子

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曰蓋重瞳子曰舜

兩眸子是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

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

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身死東城尚不

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

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鬱沛父

劍挺吳城

勳開魯甸

勢合礪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歌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寶不與

嗟彼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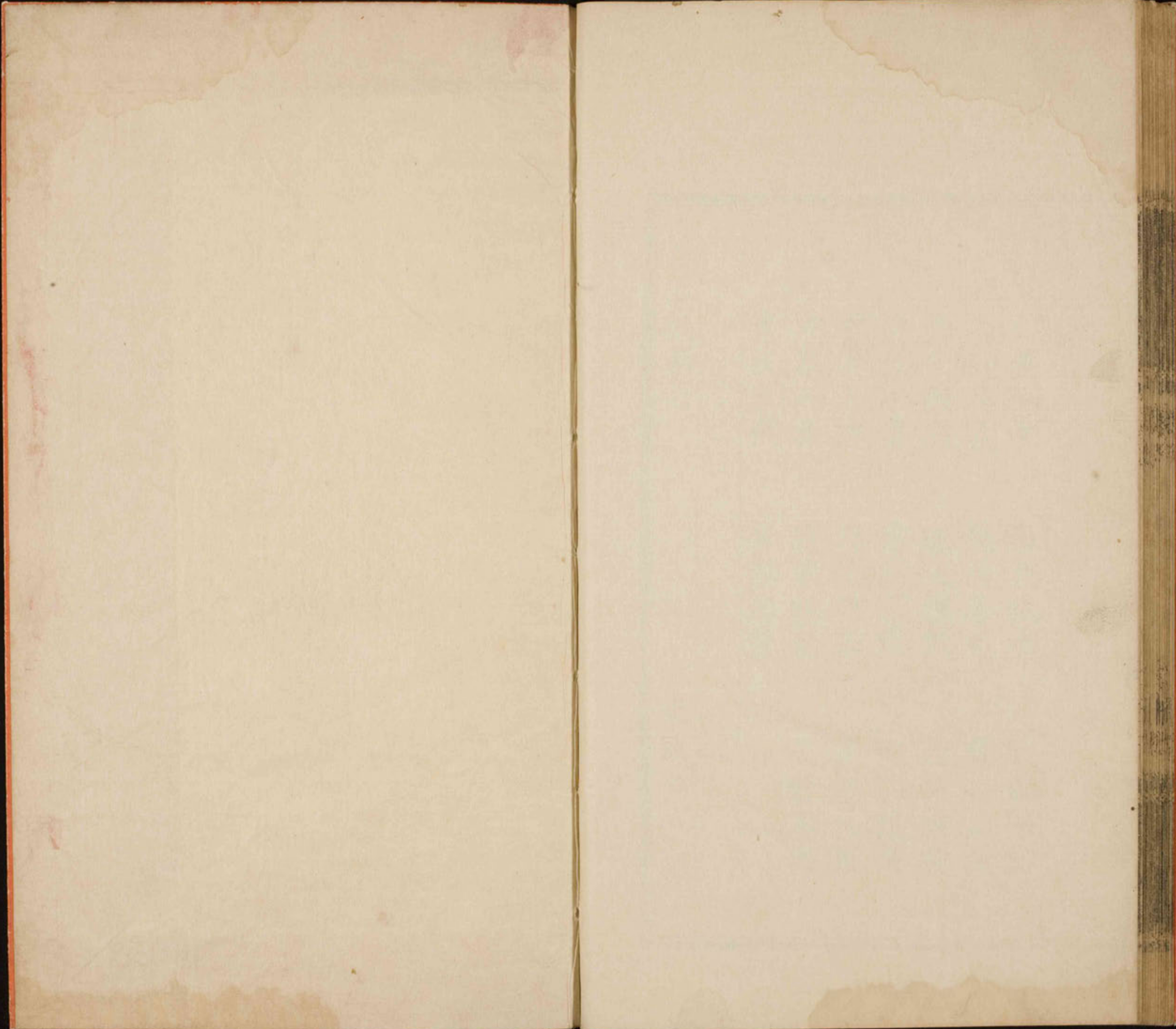
卒為凶豎

項籍本紀第七

史記七

項羽紀





110X
557
34